

異聞總錄卷之一

宋

闕名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羊矣嘗  
立於門外小兒過馬認以爲母眷戀不忍去婢亦  
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  
旣祥矣父未以爲信試往殯所視之似爲盜所發  
不見屍還家携兒謁耿氏之隣密訪婢姓氏真厥  
妻也卽佯爲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  
呼使前與叙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爲吾夫小者



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僧可驗何敢爾夫訴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路爲牙媪引去迫於饑餒故自鬻牙媪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娶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宣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徘徊於前問其故曰我菜圃中人也良人已沒藐然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未幾得疾同舍生咸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造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爲異類所憑何至此扣其所有曰但嘗遺一袒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遣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呪黑豆投於井恠乃絕不至然董亦死

紹興六年餘于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



扣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蔽椽相望風雪陰水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喪子入寺設水陸夜未半闔寺聞山下戲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二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爲者而敢至此追逐欲毆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鑿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卽癡卧不復知之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揚韻有餘音律小誤必嗤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僕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爲欺亦卽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忿厭苦毆攘禱繪百術備至終無



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爲日  
久人神異路懼不免媒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  
山間香火像設豐潔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  
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得計營  
一廟甚華卜日迎以祠越五日至言謔如初饒翁  
責之曰旣廟食矣又爲吾祟何也笑曰吾豈癡兒  
耶如此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  
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爲之衰替云  
武昌李王簿夢就逮冥司王者問汝前身爲張氏子  
時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  
足墮水死非推也王者道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  
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爲前  
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  
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他苦但常病腰痛以木  
爲兩椎剗其中每日扣擊數十下痛則少解蓋鬼  
氣染漬所致云

淇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  
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



改爲二日他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僞作陰府追鬼以怖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真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閻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中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卽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屢索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似真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遜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於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於後軒姚之舊友賈縣丞來料理去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話夜李因得識之賈縣丞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并邑之盛滾滾可聽又嘗爲



縉雲丞說鬼仙華英事跡尤有依據姚李更買酒  
設果與之款接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爲勅  
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恠神  
唐具述華英之故李應荅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  
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髯者乎曰然陝西  
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卽死其兄葬之於處  
吾送之窆乃反於今十年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  
方追懼毛髮爲灑浙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  
白晝一來雖同喙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

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晉名  
謂字

虞  
仲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居民連數夕聞  
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虔州守馮季周調  
脩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朱秀才者溺死八月  
四日也

嘉興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彖  
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辨才  
法師元淨適以事至元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



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象素聞其名即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幘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誥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柏枝露水灑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谷曰會稽之東下

山之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荅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輾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爲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灾害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魔卽法界我今爲汝宣說有楞嚴秘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洗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辨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父與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



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  
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其君千里遠相離  
遂去不復見秦少游記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於會稽舊  
儀曹解中三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閣內  
見婦人羅衫而粉裳就其母裝梳處理髮訝非本  
家人走入房白父珪亟起視之尚見其背入西舍  
一嫗榻旁而滅呼嫗起語之嫗曰今日天未明婦  
人在窗外折桃花一枝簪于冠笑而入恍惚聞復

睡竟不知為何人珪以問守舍老閹卒曰二十年  
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  
者其人也世謂鬼畏桃花其說戾矣打鳴玉說

紹興十年張淵道提舉秦蜀茶馬自淮潁之官從行  
老兵張朝為廐卒挈妻子在道幼女才七歲夜展  
轉榻上不能寐母拊之曰夜過半可睡矣女笑曰  
外間流水甚清小魚無數游泳其中方觀玩為樂  
欲作計取之未暇就枕也母以其譖語極憂之緊  
寘懷抱間良久倦困及覺遂失所在竟夜尋覓且



起望屋後數十步間有古井試以竿測之則如人  
焉出視果女也不可救蓋昨夕妄見時其魂魄已  
落鬼手中矣

閣門使蕭注新喻人冠而孤與其弟伯英獨處得疾  
甚危殆浸浸昏塞不聞喘息聲英與僕泣守其側  
日將暮有老嫗瘠而僂出於浴室下哭望寢室徐  
徐而來且語曰六郎還我命六郎者卽注也將升  
階一老叟着白袍鬚髯如雪從西偏戶內策杖出  
叱曰塵賤死屍何敢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餘貫

未曾請動設死天命合終猶當作蒲山洞王爾下  
愚暗鬼不速去吾將治爾連叱之嫗悲啼復匍匐  
趨故處叟亦不見至夜半漸呻吟食粥數日而愈  
伯英從容說所覩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嫗  
不爲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卽死密埋  
之浴室下汝所見者其是歟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恠惡  
叱令負擔經由數村曠歷淇源石村何衝諸里每  
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不聽恠黨



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入趨廡下客房宿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日劉氏子出恠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纔下子卽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地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偵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魁色不動遣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恠相視窘懼不暇取行李單身亟奔怒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中蹶然起則身乃在牀卧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事於劉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因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一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呪而入病者卽日皆安

淄州人田毅侄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遣僕至衡山招表姪張敏中欲托以後事未克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女死又娶其妹兄亦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弔寓



於張故居沒山閣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  
心痛醫療小愈過夜半欲起坐語言不倫張往省  
候則其姊憑焉咄咄責妹曰何處無婚姻必欲與  
我共一婿死又不設位祀我使我歲時無所依非  
相率同歸不可張諫曉之曰皆是田叔所爲非今  
媿過旣一家姊妹寧忍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  
萬福又曰慶孫汝可上床坐叔翁者田三姑之季  
父穀慶孫者其稚子也皆亡矣蓋羣鬼滿室左右  
盡悚俄頃間自變貌作田氏音聲顧張曰知縣其

爲姑來姑生前有欲言者今當具以告遂使稍前  
歷道始死時夫兄侵牟及婢妾竊攘事主名物色  
的的不差且囑立所養次子爲劉氏後復切切屏  
語似不欲他人預聞良久灑淚曰我無大罪惡不  
墮地獄道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超脫耳嗚咽而  
去方附著時廖氏眼頰笑渦及十指纖長全如田  
姑在生容貌如是繼日來訖於廖歸明年春將祔  
於劉塋張與廖送葬宿其塚次方寒雨淒零松風  
砒響皆怖悸意廖復爲所憑張譙之曰必是野恠



假托若真田三姑何爲容色不與去冬等隨聲而  
變宛然不少異申言曩事丁寧委曲然後已迨廖  
氏還家又來請有禱於張旁人曰張知縣居不遠  
盍徑往白之曰宅龍遮我雖欲入不見容我不免  
爲鬼後一年廖卒始絕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  
狀如之爲可恠也

撫州南門黃栢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縑帛爲生  
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筆責徑竄逸他處  
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真爲

死矣會中元孟蘭盆齋前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  
薄暮若有幽歎於外者母曰小哥真亡矣今來告  
我取一紙錢祝曰果爲我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  
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肅肅數入探而出之  
母兄失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  
月忽從外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  
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  
詣宜黃受傭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云

晁端揆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流眄寄情未能諧偶婦



忽乘夜攬衣求其被屍大喜未明索去留之不可  
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褥間餘血凝迹亦  
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門聞哭聲扣鄰人曰少  
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屍掩涕而歸

紹興癸卯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聞隔  
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荷兵刃者二十餘  
輩意其寨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既濟探囊與錢登  
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既喜  
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鬼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顛有寺幽僻孤寂人跡  
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王僧房  
相去差遠既寢聞戶外人呼聲驚恠不敢起須臾  
門軋然自開客悸甚不敢喘息急下床欲走門已  
爲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王僧始應甫問荅間石  
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卽王僧宿焉  
且詢其恠曰山鬼所爲也前後見此事甚衆但不  
能相犯云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塞卒長郎巖館



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越之欣然相  
就詢其誰家人曰王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  
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  
肯言初巖嘗暱娼妻不勝忿妬自經死於房雖葬  
猶數爲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  
也告之故始以實告巖向空中唾罵之徒黃出寓  
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  
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  
慮其害已馳還鄉中途憇泊涼桑下婦又至曰

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棄  
我邪宜速反黃不敢荅但明心禱天地默誦經婦  
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  
程畜生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恠始  
絕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  
半夜村中聞數百十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  
雜擾匆遽不甚明了莫不駭恠而凝寒陰翳咫尺  
莫辨有膽者開門諦視畧無所覩明旦雪深尺餘



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蹤相半或流血  
汚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絕

咸淳癸酉年有鬻珠冠者過吉水龍華寺有女子出  
買珠冠一頂先酬千錢餘約次日如期再往僧曰  
龍華寺中豈有女子客不之信僧令遍索則郴州  
某人家其女棺寄於寺冠在其上千錢無有也

江東張粹父剛正有睡氣不畏鬼神宋淳祐間處郡  
庠後圃有亭素多出過暮影響形見莫有敢獨至  
者同齋戲張曰若不畏鬼寘琴於亭暮請鼓之諸

人憑几以待張諾夜半至亭鼓數曲將返聞亭角  
鼻息呼吸聲時月昏明視之一人側卧摸之自頂  
至踵婦人也身體溫軟叱之不語遂再鼓一曲歸  
齋率衆燭之儼然一少婦死仆矣灌救而甦云陳  
學錄邀之至此陳學錄死年餘矣旦訪其父母云  
半年病如癆瘵亦疑其爲妖祟所惑遂取歸服重  
劑而愈

永新州林行可醫士也大德丁酉一日暮有老嫗至  
門招之出西門外視病林以暮留嫗身行旦起攜



藥姬促林行五里許至東嶽廟前姬曰爾候於此  
林月中顧姬入一塚而沒恠之登廟亭樓閉戶窺  
隙隙見姬引一虎至四顧無人撫其背曰惜哉復  
罵曰三年爲汝謀此塊肉汝分薄若此天明林呼  
里人送歸迨今不敢出

上官士平至元甲午秋丁詣吉水文廟陪拜先一夕  
抵邑中高宅同行二人僕二人並宿小樓中夜忽  
不見同行出門戶扁鐫如故遍索不見主人大駭  
欲聞官士平同鄉儒戶李蒼山送歸士平云中夜

恍惚聞有三人挽之同歸隨其人出門縫至過渡  
處方憶特來拜廟日畏水不敢渡遂止不行三人  
拽之以渡士平力竭以回始覺爲祟遂誦玄帝呪  
拽之遍行洲上但及水則又極力挽回一人渡水  
先去須臾復回撫其面曰汝誦玄帝呪何誤兩字  
士平但誦呪不輟未幾聞鍾聲二人方散去

咸淳年間傳勤可處都昌縣山田張季猷館中每夜  
二婢秉燭提茶瓶盞托銀鏤漆盤盛糖餅二枚供  
過慇懃自初到至是凡兩月餘雖風雨不輟嘗因



主人暇時問每夕茶餅甚佳何所出產李猷恠莫  
曉勤可言其故季猷誠母泄密觀其變是夕勤可  
飲茶訖併盤留之堅索始與且示主人盤下有于  
字莫知來故餅則山田寺中所賣詢之賣餅家則  
云前後失去頗多女子亦不復至矣

至元歸附後胡雨巖遊學湖湘道未之境投宿敝寺  
有老僧背燈而坐曰客來何暮胡曰店艱乏食行  
路良苦僧袖中出二齋令食席地就卧僧誦偈云  
百補袈裟舊鉢盂幾年同我此山居寒燈夜照青

蓮坐得伴看添數葉書且覺衣濕而冷捫席乃知  
露宿草上青天曠野毫無所有一寺儼然夜所宿  
處驚語行者以故曰此祖師葬處祖師圓寂十五  
年矣夜供五齋訝缺其二也

潭州有清淨覺地宋咸淳間游士胡天俊寓焉月照  
撫琴梅樹下遙見美女欲前且卻胡作意三弄女  
迤邐近前胡迎揖之女曰聲雖和哀怨多有所欲  
不能直遂耳胡執其手曰舉世無知音今夕相逢  
豈天假真緣耶女歛衽而去曰後夜月明當赴子



約翌日朋友拉入城遊飲忘歸者兩宿大悔失期  
亟歸於樹下得一白羅帕上題詩云蕭蕭風起月  
痕斜露重雲環壓玉珈望斷行雲凝立久手彈珠  
淚滿梅花胡悵然而寢明日以帕示人趙水壺駭  
曰吾亡妾杭人喬氏名望仙貴妃姪女也去年暴  
亡殯梅樹後正其筆蹟也以酒酌之且成詩云王  
孫自恨負佳期夜醉長沙偶忘歸應想芳魂踏殘  
月灑灑露濕去時衣

宋寶祐間高郵軍阮子博夜行安慶府九曲嶺迷不  
知徑望火光之茅屋一間二士燒石炭對坐觀書  
令坐附火言笑自如一曰昨見張宗永詩云大書  
文字須防老剩買田園準備閑此兩句意思也好  
一曰爲人亦拘愚意以爲旣老不須看文字得閑  
何必有田園曰歐陽永叔詩云文章無用等畫虎  
名譽過耳如飛蠅此意如何曰却是到底說話子  
博平生僻於禮文疏於求田聞前兩句默合於心  
遂問二先生姓名二士撫按大笑寂不復見乃在  
一巖石下旦方達徑明日得宣州畫虎一軸表背



門板上晒於日中蠅集焉以袖拂之門版仆地壓  
死鄰家小兒至於官歿於獄

宋時淮倡嚴楚楚適鹽商呂省幹泛舟泗上呂偶他  
適月夜倚蓬歌陳後主後庭花曲未終岸上有婦  
人撫掌誦曰烟籠寒水月籠沙船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長嗟入林間  
不見明夕夫婦言之伏人江滸楚楚復歌前曲婦  
人撫掌誦詩如前伏者逐至林間而沒翌日視乃  
一新墳詢知侯將士葬妻裴氏也侯置一妾推溺  
之自戕於林間就葬焉

至元丙子廬陵印岡羅某數人夜行至地名習家湖  
因食鹽梅以核寘道傍髑髏之口問曰鹹不鹹前  
行至長坑月光燦然見後有黑團旋轉隨逐而來  
呼曰鹹鹹諸人大懼疾行十餘里至柴村渡水方  
不聞聲

宋時袁州瀘蕭市之東有銀匠姓郭年三十餘隻身  
獨處市西有把賣媪常詣郭買賣釵釧之屬媪女  
年十五六一夕奔郭曰願爲君妻郭駭之女曰妾



慕君久矣適得一計脫身君無疑也問故曰適祥  
死母殮我於棺中妾啓棺而出復掩之母將空棺  
瘞之矣不復我索也郭置之密室不令出入月餘  
母偶闕郭亡窺其室見女所殮紅履在焉推戶取  
之呼告鄰里曰郭某盜開女墳郭歸鄰告之故大  
駭女曰母卒至亟避之忘收履焉我姑避之君勿  
慮也女去郭遂逃往潭州早行十數里女亦追至  
同至潭州久之囊竭女曰妾善歌宮調當有賞音  
遂開場於平里坊下歌聲過雲觀者如堵日數百

券豪門爭延致之日擲與金釵等年餘所積累萬  
一日有鬚角道人身長九尺撫郭背曰千萬人觀  
此鬼傀儡郭悟挽之僻處拜求濟度道人令祝之  
東嶽廟郭詣廟拜至二更見急走枷鎖女至東嶽  
後宮忽仆地則一死屍乃知鬼投女屍也遂傾資  
修廟以贖女罪厚禮焚殯之夜夢女感謝泣別而  
去

吉水七里市有王羊者以屠宰爲活端平年間有相  
識嘗早獨行出未至王居二三里稍荒涼相傳有



崇其人心偶疑畏忽有人呼之同行曰吾倦與爾更迭馳負如何其人曰善我先馳爾至某處爾又馳我至某處及至某處天微白髣髴見其手上有毛摩之果毛也其人求下不許遂馳之不置將近王居謹執其手置於地乃一羊也其人解絛繫之執至王居扣門語王曰吾有官錢僅有一羊欲賣四千如何王提羊估度曰止直三千其人曰但吾欲急用幸以見錢酬我王提三千授之其人并留絛繫羊語王曰羊稍躑躅謹固勿失遂携錢之色及歸過王惟絛存焉人遂名爲王羊云

宋咸淳間蜀人彭澹軒罷江東俸遊武夷山嘗獨行林數入草庵中見二士夫我冠博帶對食招彭橫坐俎中豕首一羊肺一鷄一右坐者曰酌酒於地謂之祭今人謂之奠乃寘於其所非酌之也祭饗自別天神方謂之饗取其氣達於上祭乃縮酒於地耳左坐者曰食居人之左爇居人之右取其便於飲食而已右坐者曰古人一飲食皆取陰陽之義食以六穀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爇以六牲



爲主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食訖徹俎遂問  
右坐者姓字對曰姓魏問其字則曰山林野叟無  
字可稱復問左坐者姓字稽首不言與右坐者談  
論古今及先天圖易傳性理之學皆玄妙深奧不  
能曉彭見日將暮辭出二人送至門彭別去又聞  
右坐者曰漢制盡壞於武帝唐制盡壞於明皇彭  
明日携僕挈榼再至無徑可達下山至富家因言  
所以富家曰異哉昨日至朱公祠致祭正所食之  
餽彭方悟左坐者爲文公右坐者魏鶴山蓋所言  
皆鶴山雅言中所載云

建康楊二郎興販南海往來十餘年累貲千萬淳熙  
中遇盜於波中一行盡被害楊先墜水得免逢一  
木抱之沉浮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步入  
一洞其中男女聚觀之多裸形而聲音可辨一婦  
人稱爲鬼母侍衛頗衆驚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  
小鴉鬟出探見楊二郎走報鬼母令引當前問之  
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逃生應  
曰願住母分付鴉鬟爲置一室使爲夫婦約二年



久飲食起居與世間同嘗有走卒書至曰真仙邀  
迎鬼母請赴瓊室自此旬日或一月必往其衆皆  
從二郎獨處洞中他日因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  
如何去得累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履虛如躡雲到  
一館宇優樂盤飭極爲豐盛至者占位而坐鬼母  
道小楊伏卓幃下戒以屏息勿動宴罷見焚紙錢  
次聞哭聲審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從卓下  
出喚家人名皆以爲鬼交口罵之唯妻泣曰汝投  
於海杳無音耗當時發喪持服招魂卜葬今夕除

靈故設水陸道場咨薦何得在此莫是別有強魂  
附託耶湯曰我真是人因言其故家人方信爲然  
鬼母在外招喚不去繼以怒罵但不能相近少頃  
卽去楊氏呼醫用藥調補幾歲顏狀始復如常至  
紹興中猶存

建康黃蘗南與撫州金溪曾鴻子聯姻黃性好靜每  
過曾必假寓其居傍僧舍僧每掃官房待之感淳  
間遭母喪往曾謝其來復至僧舍僧處之別室黃  
謂僧薄已稍不樂是夕月明因出塔除納涼遙見



官房燈燭熒煌燕語喧嘩忽一士夫出揖曰子非黃襲甫乎敢邀一茶黃曰忘君爲誰曰張維幾也薄宦江湖挈官到此因邀入同飲見其妻與女焉維幾曰吾有弱息未協鳳占敢以奉枕席黃曰吾在制中安敢議此維幾曰禮法之士如虱之處禱褻襲甫達者何見之泥因延入別室強合鬢焉行夫婦禮黃思衰經之中今若此名教罪人也因惘然忽聞鳴鑼聲遂大悟爲祟所惑起帳中女牽制之不可遂出大呼其僕維幾亦出而呼曰襲甫何故以鬼見待欲挽而留之僧起明火送至曾黃猶見維幾者與其妻女遂來黃曰適鳴鑼者誰也衆曰鷄鳴也黃愈信至明曾送之歸維幾妻女相逐黃行亦行黃止亦止他人不見也惟黃見之到家大病祕監張淵微與黃厚來視其病未至二里間黃曰張祕監來也已而果至問之乃張微幾告之也病數月乃愈初黃在飲時其僕恠其久不至起視官房有告之曰爾官人在此飲酒來也其僕回先寢後詢問僧云近有客官姓張名維幾挈家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異聞錄

卷一

寺因疫病妻女俱死於官房故也

三



異聞總錄卷之二

宋 闕名

葛文康爲大司成日有廐卒病癩滿面瘡穢可憎以無他使令未暇易嘗馭馬至寶籙宮止於門外葛公入宮燒香出見其面乃瑩淨無癩驚問之卒元不自知曰但見一道人來與我戲伸手摩面上一再却去耳葛細扣其狀遣從吏尋求不復見

遣人劉景真爲人家作黃籙醮歸過所知中貴人家少憇門外五更月明見一人綠衣玄裏垂脚撲頭



引小侍數十自街中叫過指其家曰汝每酒不祭  
我且翻倒燭臺燒却面劉細視之皆鬼也明日劉  
專往謁主人歆側事見面上傳藥問之云夜來招  
數客飲未竟燭臺無故歆倒正敗吾面云

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每攜一妻一妾一犬  
往來贛州及南康縣土人多識之紹興丁丑歲四  
月南康還至館贛南黃岡有村民來稱母病邀往  
其家診脉問其居遠近曰數里朱卽從行已至則  
盡奪其貲橐殺三人埋於林間犬隨而叫號俄舍

去民逐之不及徑還南康縣舊邸以瓜培地哀頓  
不已邸人恠之引詣縣犬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  
諭之曰汝主人得非爲姦盜所殺耶吾嘗遣弓兵  
擒捕犬卽起搖尾引衆至埋所發穴見屍兵復語  
之曰屍雖已見當引我至賊家犬又前導盡獲凶

黨

莆田葉元濬子昂丞相之姪趙州士婿也僉書惠州  
判官乳媪嘗出外門與兒戲見一朱衣人持杖量  
地適至其側引手畫之曰到此任遂去媪訝郡內



嘗日無此人歸告葉葉呼吏卒尋訪無所見明日  
城中火延燒屋廬甚多及僉判廳前而止

万俟彦中以淳熙十三年爲武岡守一女年十許歲  
未適人驟得迷罔之疾不能說其值遇但厭厭困  
悴若醉夢中師巫祈禳考攝無所不至皆弗効母  
趙氏尤以爲念久而愈甚其生朝在六月至是日  
彦中謂女星運殃厄或當退舍家人正聚堂上舉  
酒俄一小杵從空際冉冉而下置於地衆爭往視  
乃一故漆杵一瓦瓶一泥杯三果櫟貯荔枝龍眼

而餅內物則穢溺也有牋紙小片書云勸六小娘  
子壽酒彦中不憚盡招僚吏道妖異本末曰身爲  
民社主顧遭淫厲翫侮如是其爲不職大矣欲上  
章丐辭官歸筠諸僚以爲不可乃止後十餘日轉  
運使林黃中劾疏下罷去代者李大聲至訪其故  
或言郡圃大木下舊有祠宇廢撤五十年必其作  
崇彦中固嘗欲建立而不成也於是卽其處作之  
恠乃息衡陽曹進之時以永州東安王簿攝司理  
親見此事及杵餅之屬云

進之說



邵武惠應廟神初封祐民公建中靖國元年建陽江  
屯里亦立祠事之士人江行謁祠下夜夢往溪南  
之神宇聞歌聲闐者止之曰公與夫人方坐白雲  
障下調按新詞汝勿遽進少選神命呼衍問曰汝  
得此詞否衍恐懼謝曰世間那復可聞神曰此黃  
鍾宮錦纏絆也乃誦其詞曰屈曲新堤占斷滿村  
佳氣畫簷兩行連雲際亂山疊翠水回還岸邊樓  
閣金碧遙相倚柳陰低艷映花光美好昇平爲誰  
初起大都風物只由人舊時荒壘今日香煙地衍  
驚覺卽錄而傳之然無有能歌者

上官彥衡侍郎家居楊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  
兒女聚坐忽雷雨大作竒鬼從空墮於地長僅三  
尺許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幘頭乃肉爲  
之與額相連顧見人掩面如笑旣而觀者漸衆笑  
亦不止頃之大霆激於屋表雲霾晦冥不辨人物  
倏爾乘空而去

楊州節度推官沈君

失其名及鄉里

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

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



洲前一夕沈聞書窓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  
爲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  
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  
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  
墜足絰鞵間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洲方止馭吏  
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可辨識昇歸舍  
氣息喋喋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已死賻錢二  
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  
體冰霜或時稍息則頭輒痛類有物擊之兩旁行  
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挺而左右顧至家  
乃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  
一人跨白馬蹀躞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  
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剽大  
夫職業雄盛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  
之客傳其事

陳伯修爲宣城守臨政之暇多在願白堂講易賓客  
來聽者常十數一日講罷客退獨坐禪榻忽見朱  
衣人前揖曰請殿院看雪時方七月末暑風猶盛



伯修異焉疑此際不應有雪又吾爲庶僚安得朱  
衣吏報事勉起之方離席數步大聲如雷堂椽已  
折禪榻壓碎無餘

資州東嶽行宮在城內只一小殿兩廡一門樓郡人  
每以窄爲嫌紹興十六年路人過廟爲物憑附言  
當爲崇建廟宇期限甚峻觀者堵牆而立無敢不  
敬信明日一州百里間凡山麓巨木悉有本廟題  
誌遠近協力致助未幾大廟成基址元枕山因高  
增築巍然爲一路冠凡以誠來禱無不立應其以

寃陳狀者才一二日詞首及被誣人與左證皆死  
唯理直者色不變經宿卽蘇說人冥所見全如世  
間特有牛頭獄典與猛獸吐息氣熏炙罪囚之異  
門外人每昏夜徃徃聞決槌聲二十一年郡守鄱  
陽左守道到任惡其大甚揭榜禁人投狀扁鑄殿  
門自是遂絕向來之訟報

淳熙四年春鄱陽知縣吳正國夢至冥府若神祠然  
通引吏兩人左右拱手迎之入正趨揖間遂覺以  
語館客揭椿羊頗惡之揭曰明府爲土神王神祇



所宜敬也後旬日方且聽訟郡守遣吏督春衣錢甚峻吳不暇食升車亟出謁坑冶使者貸錢又詣府覺小不佳急歸車中數拊軾趣行未到邑百步不可支吾命訪一民家遂少憇適當武烈廟前乃扶以入家人奔來視之已伏於胡床不能語頃刻而絕廟中兩吏正夢所見處也吳洛陽人爲政有惠愛民追思之

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整焉常化形爲青蛇人目爲大青小青小青極暴猛人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爲帥旣至不肯致謁寮屬共請不對方白晝直視事霹靂一聲煙霧冥晦咫尺不可見有小竅柙與袂皆穿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爲搜求浹旬不獲衆以爲無雲而雷必神物所致知必二龍騁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謝不敏方拜跪間雷自神帳中出直抵印柙處遂絕卽開柙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慢

穎昌韓元英字勤甫晚仕金國爲汴洛輦運使素奉



事嶽帝甚謹至降其家將至時盛張一室焚香敬立以候少頃肅然而來或與人語音接後一歲神不肯臨或告都廂官辛君曰韓運使且死問其故曰神棄之矣不死何爲韓固與辛善以告而憂之急遣一親信僕持香往岱岳祈謝謂曰聖帝唯享頭爐香每將旦啓廟時廟令謁奠者是也能隨其後神必歆荅若遲緩頃刻則飈馭登山雖復控請已不聞汝當以先一日昏時賂廟吏入宿伺曉而禱不然必悞我事僅受戒而去旣入廟憇於通天鼓架下久行倦困不覺睡熟及覺正門已闢但見羽儀騎從赫奕甚盛初疑以爲廟令婦鸚耳而念常日不如此旣乃聖帝乘輿出徑詣東廊采訪殿韓君乃荷械行於後回首顧僕而東僕知不及事猶焚香旣畢歸復命妾云如所敕韓責之曰汝卧於鼓下我實見汝安得妄言欺我耶自是才月餘而卒辛幼安說

南城楊氏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貯牛藁屋中籍草而寢月明孤寒不寐忽一虎躍



而來翼從數鬼皆偃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勁風咫尺。翳暝虎若被逐。愴惶走衆。偃亦散。旣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羊矣。乃縱虎爲暴。郎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家竈君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後其父怒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

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爲產婦所觸不能上升。時鄒巫能誦解呪。有神請曰：爲誦解穢呪千遍。當有以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曰：祈晴願用印。祈雨倒用印。用鞭畫空而止。畫處神忽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鵝。嘗過其女。留殺鵝爲黍。時女晒菱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曰：雨當無損於菱。須臾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無雨。由是遠近之人招之祈禱。如法用印。無不立應。年九十餘卒。鞭印亦亡。今鄉人祀之於玉笥山承天宮前。廟中但號鄒公而已。



蜀人崔福子寓居福建三世仕宦父仕至守福子以  
蔭至承務郎某處幹官而遊蕩不檢尤喜賭博嘉  
喜年間父怒逐之宿里中廟中夜不寐聞報曰梓  
潼帝君至廟神出肅帝君中坐言語應對皆不可  
曉久之或曰何有生氣廟神曰里人崔某帝君曰  
啞福子欲知前程事至前下拜曰帝君掌人間功  
名事某三世仕宦皆監司郡守未知某前程所到  
如何帝君曰爾家富貴皆爾高祖一人所積耳曾  
祖以下三世當秉鈞軸而既以富貴率皆驕淫貪  
暴故不復顯今爾亦止可一任已福子曰某二子  
如何帝君曰長子可作州次者可作漕皆在四十  
年後福子喜廟神曰君何事至此福子告以故神  
曰君父雖相逐君母正相念君幸急歸毋貽母憂  
福子出廟回顧則寂然無覩矣遂歸其母正號泣  
秉燭遍索越三年福子死悟神言止一任者三年  
也至元江南歸附後長子遇兵三刀而死蓋三刀  
爲州字也次子溺曹水蓋曹水乃成漕字也

宋欽宗至源昌州宿城外寺中殿中佛像皆無惟石



刻二胡婦在焉鬼火縱橫散而復合忽有人攜酒物出現曰此寺有神明最靈隔夕報夢曰明晚有天羅王衣青袍從者十七人自南方來此宿頓是以到此祇候帝飲罷人復引帝入山阜間有草舍三間入其門聞人喏聲若三十餘人衆皆驚訝視神亦石刻一婦若將軍狀手執鐵劍侍者皆婦人及帝出門又聞唱喏聲如前詢問則曰契丹天皇侍女神寺帝方悟其前身元是天羅王也

宋二帝北狩到一寺中有二石鐫金剛並拱手而立入其門有一胡僧出入其中神像高大首觸桁棟別無供器止有石盃香爐而已僧揖坐問曰何來帝以南來爲對僧呼童子點茶茶味甚香羹再欲索之僧與童子趨堂後而去移時不出求之寂然空舍惟林竹間有一小室中有刻胡僧并二童子侍立視之儼然如獻茶者

隴西李沈者其父嘗受朱泚恩賊平伏法沈乃逃而得免旣而逢赦以家產童僕悉施洛北惠林寺而過生焉讀書彈琴聊以度日今荆南相公清河崔



公羣既第進士皆執門人禮卽其所與遊者不待  
言矣常與處士李擢爲刎頸交元和十三年秋擢  
因謂沈曰吾有故將適宋迴期未卜兄能泛舟相  
送乎沈聞其去離思浩然遂登舟初約一程程盡  
則曰兄之情豈盡於此及又行又言有感竟不能  
別直抵睢陽其暮擢謝舟人而去與沈坐汴堤月  
中徐曰承念誠久兄識擢何人也沈曰辯博之士  
也擢曰非也擢乃冥官頃爲洛州都督故在洛多  
時陰道公事故不任書乃得與兄同遊今去陰遷

陽託孕於親已五載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  
托沈曰何事曰擢之此身藝難爲匹唯慮一捨此  
身都醉前業所兄與醒之耳然擢孕五載寓親腹  
中其家以爲不祥祈神祝佛之法竭貨而爲擢尚  
未往神固何爲兄可往其家朱書產字令吞之擢  
卽生矣必奉兄絹素兄得且去後擢三歲宜復來  
視之且曰主人孫久不產者某以朱字吞之生兒  
奇惠今三載矣思宿以占之故復來也可取兒抱  
卧夜父伺掌人閉戶卽抱於靜處呼曰李擢記我



否兒當啼啼卽掌之再三問之擢必微悟兄宜與擢言洛中居處及遊宴之地擢當大悟悟後此生之業無了遺矣此時必醒素以歸擢乃後榮盛兄不可復得從容矣兄聲名籍甚不久當有大諫之拜慎勿赴也赴當非壽此郡北二十里有胡村村前有車門卽擢親身之居也言訖泣拜而去遲明沈策杖訪之果有胡氏扣門求懋掌人翁年八十餘倚杖延入旣命坐似有憂色沈問之翁曰新婦孕五載矣計窮術盡畧無少徵沈因曰沈道門留心頗善呪術不產之由見之卽辨遽令左右召新婦來沈診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不拘常月耳於是令速具產所帷帳床榻單沈執筆若祝香朱書產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極喜奉絹三十匹沈乃受焉曰此兒不常也三歲當復來爲君相之言訖而去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歲矣願得之一宿占相之掌人喜而許焉沈夜伺人靜抱之遠處呼曰李擢今識我否兒驚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見我不認耶又掌之兒愈啼掌



異聞錄 卷二  
兒問之者三四兒忽曰十六兄果能來此耶沈因  
與言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曰擢一一悟矣乃  
抱之歸宿及明朝告其掌人曰此兒有重祿也乃  
成家之貴人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贈絹五十匹因  
取別乃憶醒素之言蓋以三才五星隱其成數耳  
以沈食祿而誅不食而免其命乎足以警貪祿位  
而不知其命者也

京兆常安道早出至慈惠里有兵仗如帝者之衛有  
飛傘玲瓏下如玉文之飾有後騎一宮監指里之  
西門曰公自此去當知矣安道如其言扣戶有朱  
衣吏出曰後土夫人相候已久引至一大城城西  
乃黃河汾水其北有大門衛從羅立殿中微聞有  
環珮之聲宮監贊曰夫人與公冥數合爲匹偶引  
入對坐須臾進饌樂人奏雙合鳳曲於是儂相引  
安道入帳合卺成親夫人尚處子也翌日夫人入  
願見舅姑安道二親見之驚愕舍人使安道致詞  
請去之夫人曰舅姑有命敢不從明日夫人被法  
服居大殿召天下國王悉至最後一人云是大羅



天女視之乃天后也夫人向天后言曰乞與安遣  
錢五百萬官五品而歸

賈知微寓舟洞庭因吟懷古詩云極目煙波是九疑  
吟魂愁見暮鴻肥二妃有恨君知否何事經旬去  
不歸卽岳陽因賦詩曰湖平天遣草如雲偶泊巴  
陵舊水濱可惜仙娥差用意張碩不是有才人俄  
見蓮舟有數女郎鼓瑟而下生目送之舟通西岸  
卽曾城夫人京兆君宅生趨堂見備筵饌有三女  
郎一稱曾城夫人一稱湘君夫人一稱湘夫人酒

行各請吟詩生曰偶棹扁舟泛渺茫不期有幸跡  
仙鄉玉堂又照星辰聚雪扇雙開日月長豈只恩  
憐爲上客又容懽笑宴中堂預愁明發分飛去衣  
上人聞有異香湘君曰南望蒼梧慘玉容九疑山  
色互重重須知暮雨朝雲處不獨陽臺十二峯湘  
夫人曰夜唱蓮歌入洞庭採蓮人旅著青蘋長歌  
一棹空歸去莫把蓮花讓主人京兆君曰一解征  
鴻下蓼汀便隨仙馭返曾城傷心遠別張生去翻  
得人間薄倖名詩畢二相夫人別去京兆君邀生



止宿明日以秋羅帕裹定丹五十粒贈生生既受吟詩謝曰丹是曾城定年藥帕爲織女秋雲羅勤拳致贈東行客以表相思恩愛多乃拜別去離岸百步回視夫人宅已失矣

常子卿舉孝廉至華陰廟飲酣遊三女院見其姝麗曰我擢第回當娶三娘子爲妻其春登第歸次渭北見一黃衣人曰大王遣命子卿愕然俄見車馬憧憧美麗夫人金章紫綬酬對既畢擇日就禮後二十日常曰可返矣妻曰我乃神女固非君匹君

到宋州刺史必嫁女與君但妻之勿泄吾事事露兩不相益子卿至宋州刺史果與議親遂娶之神女嘗訪子卿曰君新獲佳儷不可得新忘故後刺史女抱疾治療不効有道士妙解符禁曰常郎身有妖氣此女所患自常而得以符珥子卿鞫之具述本末道士飛黑符追神女曰罪雖非汝緣爲神鬼敢通生路因懲責之乃杖五下後逾月刺史女卒子卿忽見神女曰囑君勿洩懼禍相及今果如言神女叱左右曰不與死手更待何時從者拽子





卷二  
卿撫朴之其夜遂卒



異聞總錄卷之三

宋 閩名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于庭際  
踈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土動  
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  
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丰儀  
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綃袿翹翠艷冶  
一世有從者具香茶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  
枕頭門闔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羞靜復貪



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此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無歛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願指崔生所止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告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繩也遂鈎出于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

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瘥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帛拂唇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悞傷下唇旁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年猶負此苦

昔有一士人登第赴公宴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盃整肅未嘗出手衆疑之有客被酒戲之曰爲六指乎乃強牽其妓隨所達而倒乃一副枯骸也未



幾仕人得差遣後卽死

岳侍郎刑武穆王之孫知嘉興府譙樓夜更鼓不鳴責問直更者曰每夜一更時分有五人到樓飲酒皆金銀器皿羅列珍味稱係侍郎親眷所以不敢打更太守分付謂今晚若再來當密通報是日夜太守坐清香樓命提振官兩人携府印來前擇精兵二十人各執器械在樓下伺候中夜直更者果來報謂正在譙樓飲酒守令提振携印而前曰知嘉興府岳侍郎請相見其五人者卽爲驚散守據

中坐取視器皿皆真金銀器皿判付公使庫公用邪魅遂息

永嘉項家爲邪所據時有一物人形而髮蒼首出沒其家自呼曰太公項以爲常不爲恠異凡有所求只於厨間呼太公物則隨至項妻有孕思齋饅頭食遂叫太公一聲至二更餘捧一甌蒸饅頭而來蒸氣尚暖越數日人傳七尺渡頭人家設水陸齋失了饅頭一甌後項婦生一子如冬瓜狀無眉目但有口能乳方欲溺之忽聞太公空中作聲曰子不



可溺權以乳哺當有以謝踰兩月頃婦方抱子在  
床忽太公寘白金二笏于床奪抱此子而去後其  
恠亦絕

昔京庠有士友數人步月夜行見一小廝持紅紗籠  
前導一少婦人冉冉後隨士友疑其暮夜獨行之  
異跡而視之至衆安橋左側扣內醫張防禦門謁  
藥張啓戶視之卽掩門不納次扣李提點舖李出  
視延入遂爲診脉士友候久不出默誌兩醫之門  
而歸次早訪張防禦曰暮夜獨行必非良家子女

所以卻之次過李鋪聞其家有哀哭聲問之則曰  
昨夜一婦女扣門謁藥去後中風而卒方知鬼化  
爲婦扣門求醫豈非李見其華麗動輿而致然邪  
馬少保公亮少時臨窓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  
窓櫺穿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押  
窓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  
寢有頃怒甚求爲滌去愈急公不之顧將曉哀鳴  
而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姑以試公何忍致我  
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然犀事乎公大悟以水滌



去花押手方縮去視之亦無所見

徐熙爲射陽令少善醫方名聞海內嘗夜聞有鬼呻吟聲甚凄苦徐曰汝是鬼何所需俄聞荅曰姓斛名斯家在東場患腰痛死雖爲鬼而疼痛不可忍聞君善灸願相救濟徐曰汝是鬼而無形何處治荅曰君但縛藁爲人索孔穴鍼之徐如言爲鍼膠四處又鍼肩背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一人求謝曰蒙君醫療復爲設齋病除饑解感惠甚深忽然不見

唐漢守南續嘗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有青袍人未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豈不錯誤乎青袍人笑而不荅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於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謂崔君曰君爲陽道錄事某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卽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人至廳與崔生同坐受謁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辭訟獄囚崔生



大驚謂青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卽避入案後令崔生自與妻會妻云被追至此已至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卽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胥吏促放崔生妻令廻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亡人皆聽勘過蓋君管陽道崔生淹流半日卽請却回青袍人命胥吏等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人亦郊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子妻子病七八日冥然無知神識不主今纔得一日崔諳記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記陰道見崔生言之妻始悟如夢亦不審記憶也

黃門侍郎盧公渙爲明州吏屬邑象山縣百姓溪谷迥無人處有盜發墓者云初見車轍中有花磚因揭之知其古塚墓乃結十人於縣投狀請路旁居止縣尹允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卽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先能誦呪因齋戒禁之翌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



銅人銅馬數百持執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三日中門一扇開有黃衣人出傳語曰漢征南將軍劉志名使來相問某人有征伐大勲及死勅令護葬及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必更財貨兩門所居之室實無他物具官葬不瘞貨寶何必苦以神呪相侵若更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却入門復合如初盜又誦呪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傳語責盜呪說兩扇忽闢大水漂蕩盜皆溺死一盜解沒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黃門令

覆視其中門內有一石牀骸枕之水漂已半垂於下因却爲封兩室塞其隧路焉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韋會長慶三年韋以妻方娠將赴調乃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齊氏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卽齊氏汗流洽背精



異聞錄 卷三  
神恍然遶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於使君  
請居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  
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  
不去豈可復容跳來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  
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  
命而移去此更不移其於萬死將軍者拘怒而去  
未曙令侍者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運輦使君  
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  
蓐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

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爲援堂中添人加  
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之聲開門入視則頭  
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爲引刀自殘  
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者報常會常  
以文籍小差爲天官所黜異道求復凶訃不逢去  
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女人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  
呼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似吾妻也僕曰  
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常審觀  
之愈是躍馬而近其人乃入門斜掩其扉又意其



他人也乃不下馬過迴而視之齊氏自門出呼曰  
常君忍不相顧常遽下馬視之乃其妻也驚問其  
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  
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終於  
白首而枉爲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有二十八年  
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悲恨之深言不  
盡意常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鷦鷯比翼隊隊比  
目斷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岐路湯火能入  
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何可竭誠願聞其計曰  
此村東數里有草堂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  
奇恠不可遽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趨謁若拜上  
官然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擊拖  
拽穢唾必盡教授之事然後見哀卽妾必還矣先  
生之貌固不稱焉冥晦之事幸無忽也於是同行  
常牽馬授之齊氏笑曰今妾此身已非舊日君雖  
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常鞭馬隨之  
徃徃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  
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



忽忿容遂令未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  
間忽不見常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  
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  
常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履而來形狀  
醜穢之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常趨走  
迎拜先生荅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  
如此甚令人驚常拱訴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爲  
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  
拜先生曰某乃村墅鄙愚門人相競尚不能斷况

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恣妖言  
不顧而入常拜於床前曰實訴深冤幸垂哀宥先  
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衆可拽出又復  
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來唾面其穢可知常亦  
不敢拭唾歡然復拜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  
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爲吾痛擊之無所支敗面耳  
村童復來群擊痛不可堪常執笏拱立任其揮擊  
擊罷又前哀乞又勅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復  
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



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衆童旣散謂帝曰官人  
真有心丈夫也爲妻之寃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當  
爲檢尋因命入房房中鋪一淨席席上有案置香  
一爐爐前又鋪席坐定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  
里入城郭間里喧鬧一如都會又如北有小城城  
中樓殿巍巍若王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  
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叅軍帝某乘通而入直  
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床案有紫衣人南  
面坐者帝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出先生也帝復

訴寃左右近西通狀帝乃趨近西廊又有授筆硯  
者執爲訴詞帝問當衙者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  
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判狀出瞬息間通曰捉  
陳將軍到衣甲仗鉞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  
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擅穢再宥  
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明晦異路理不  
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相自省仍殺無辜可  
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  
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問陽祿未盡理合却回



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迴王判曰付案勒迴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迴無所歸王曰差人脩補吏曰事事皆隳脩補不及王曰必須放歸出門商量狀過頃復入曰唯有放生魂去此外無計王曰魂與生人事有何異曰所以有異者唯年滿當死之日病篤而無屍耳他並同王召常曰生魂只有此異常拜請之遂令齊氏同歸各拜而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足跌而墜開目卽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

曰此事甚祕非君誠懇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尚瘞舊房宜飛書葬之到卽無苦慎勿言於郡苟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爾賢閣只在門前便可同去常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爲生人不復輕健常擲其衣馱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常之將到也設館施總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彊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迓焉見之益悶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夜醉常以酒迫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而



惡焉俄而得疾數月而卒常潛使人覘田先生亦  
不知所以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有輿之夫  
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  
秋富平尉宋堅塵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  
叅軍張奇者卽常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  
曰齊嫂見在自歸後已往拜之精神容飾殊勝舊  
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長慶元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鎮陽也進士王泰客  
焉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於野乃晝伏宵行

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黃色隨來俄而犬顧泰  
曰此路絕險何故夜行泰默久之曰鎮陽之難耳  
犬曰然得逢捷飛亦卽之福也許捷飛爲僕乃可  
無患泰私謂夫人行爽於顯明之中者有人責行  
爽於幽冥之中者有鬼誅今吾行無爽於吾何誅  
神祇尚不懼况妖犬乎固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  
犬忽化爲人拜曰幸得奉事然捷飛鈍於行請元  
從暫爲驢借捷飛乘之乃可從行泰驚不對乃驅  
其僕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爲驢矣犬乃乘之泰甚



懼然無計禦之但仗正心而已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長數尺頭面倍之赤目而髯者揚眉而笑曰捷飛安得事人犬曰吾已委質於人乃曰郎幸弗怖大頭者抵面而走又數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閃閃呼曰捷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多眼者亦遁去捷飛喜曰此二物者以人爲上味得人則戲投而爭食之困然後食今旣去矣餘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老者其家不貧可以小憇俄而到焉乃華居大第也犬扣其門有應而出者則七十餘

老人行步甚健啟門喜曰捷飛安得與上客來犬曰吾遊冀州不遇迴次山口偶事王郎郎以違鎮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至今極困願得少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館於廳中盤饌品味果栗之屬有頃而至又有草粟筐貯伺馬化驢亦飽焉當食而捷飛預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饌若更有酒主人之分盡矣老人曰不待啟言已令滌器俄有小童陳酒器亦甚精潔老人令捷飛酌焉遂與同飲數巡捷飛曰酒非默飲之物大凡人之家



樂有上客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懽安敢惜焉遽召寵奴有頃聞寵奴至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泰而坐其南辭色頗不平泰請歌卽唱老人請卽必辭拒犬曰寵奴之不肖歌當以無侶爲恨耳側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邀之少頃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鮮花坐寵奴之下巡及老人請花眼卽唱請寵奴卽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訴巡又至老人執盃固請不得老人頗愧乃笑曰常日

請歌寵奴未省相拒今有少客遂棄老夫耶然以舊情當未全替請一曲寵奴拂衣起曰劉琨被段疋磔殺却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來燈火俱滅滿廳暗然徐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顧其廳卽大墓也馬繫長松下舊僕立於門前月輪正午泰問其僕曰汝向者何爲曰夢化爲驢爲人所乘而與馬偕食草焉泰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曙逢耕人問之曰近有何墓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并州刺史劉琨姬張寵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



又三數里路隅有朽髑髏傍有穿穴草生其中泛  
視之若四眼蓋所召花眼也而思大頭多眼者杳  
不可知也吾嘗以儒視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釋觀  
之輪迴之義理亦昭然奈何此妓牢落千載猶歌  
於冥冥之中則信乎視聽之表聖賢有不言者也  
葉誠者中牟縣梁城染人也婦耿氏有洞晦之目常  
言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貨者歌舞者  
之中人鬼各半鬼則自知非人而人則不識也其  
家有牛驛而角者夫婦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

忽有二鬼一若州使一若地界入圈視牛曰引重  
致遠毛角筋骨可愛者吾州無如此牛若地界者  
曰何遠役追牛曰王之季女適南海君次子從車  
五百兩擇牛皆天下之美俊者河南道配供十牛  
當州唯一只此牛耳盍報此乎遂去其婦視牛則  
惴惴然氣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人也遽取藍  
花塗之纔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導從數十騎笑而  
入視牛則異前所報矣軍吏大怒執地界將決之  
責曰貴王遠嫁一州擇牛既此牛中奈何虛妄對



曰適與衙官對定所以馳報及回失牛乃本主隱  
匿也請收牛主問之牛不遠矣乃令捉主人來遂  
數人登堦摔其翁以出其家只見中惡呼不應矣  
長幼遶而哭之婦獨不哭乃汲水洗牛藍色令見  
界吏牽去而翁復來上堦乃乘呼而起曰吾為軍  
吏責以隱牛方欲洗滌賴新婦自洗遂得放歸使  
人視其牛已死矣楊曙方宰中牟聞此說乃召而  
問之一無謬矣

唐王公遠軒因遊苧蘿山問西施遺跡留詩石上曰

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  
人回顧見一女子素衣瓊佩謂軒曰妾自吳宮離  
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  
君堅不得軒知其意又貽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  
久寂寞野水浮白煙巖花自開落猿鶴舊清音風  
月閑樓閣無語立斜陽幽情入天幕西子曰詩美  
矣未盡妾之所寄也乃荅詩曰高花巖外曉相憐  
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  
風月既暮已散期來日會於水濱翌日軒往西子



已在焉自是留逾月乃歸有郭素者聞其事亦遊  
苧蘿留詩泉石間莫知其數寂無所遇無名子嘲  
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却被斜陽烏雀喧借問東  
隣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大笑

翰府  
名談





異聞總錄卷之四

宋

闕名

方子張家居秀州魏塘村其田僕鄒大會刀鐻嘗有  
人喚之云某家會客須汝爲戲鄒謝曰吾所能只  
唱挽歌爾何所用曰主人正欲聞此曲當厚相謝  
鄒固訝其異然度不可拒密携鈴鐸寘懷袖以行  
既至去所居甚近念常時無此人家而屋又窄小  
且哀挽非酒席間所宜聽益疑焉將鼓鐸而歌坐  
上男女二十餘人同詞言曰吾輩皆習熟其音調



無庸此以相溷也乃徒歌數闋皆擊節稱善歡飲  
半酣又問曰更能作何藝曰頗解持大悲穢跡神  
呪皆曰非所須也鄒灼知其鬼物探鐸振杵高誦  
呪未數聲陰風肅然燈燭什器皆不見舉目正黑  
望屋頂小窳畧通人而月光穿漏尚可覩物局身  
側出僅得免明日審其處榛棘蒙茸蓋一古塚耳  
舊傳荊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卷曲闌獨倚山展暮  
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  
委撲灑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煙叢裏黃

魯直讀之悽然曰似爲予發也不知何人所作筆  
勢類女子又淚眼不曾晴之句疑爲鬼耳是夕夢  
女子曰我家豫章吳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  
得歸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寤  
曰此必吳城小龍女輩也時建中靖國元年云乾  
道六年吳明可芾守豫章其子登科同年生清江  
朱景文因緣來見得攝新建尉適府中葺吳城龍  
王廟命之董役頗極嚴緻及更塑偶像朱指壁間  
所繪神女容相謂工曰必肖此乃佳凡三四易然



後明麗豔冶如之朱甚喜忽憶荊州詞以謂語意  
憤抑悽惋殆非龍宮嫺雅出塵態度爲賦玉樓春  
一闋書于壁曰玉堦瓊室水壺帳寧地水晶簾不  
上兒家住處隔紅塵雲氣悠揚風淡蕩有時閑把  
蘭舟放霧鬢煙鬟乘翠浪夜深滿載月明歸畫破  
琉璃千萬丈旣而夜夢旌幢羽葆儀衛甚盛擁一  
輜軒有美女子居其中傳言龍女來謁下車相見  
宴飲寢昵如經一日夜言談瀟洒風儀穆然將行  
謂朱曰君當不記疇昔事矣君前身本南海廣利

王幼子因行游江湖爲我家塔妾實得奉箕箒今  
君雖以宿緣來生朱氏然吳城之念正爾不忘故  
得祿多在豫章之分須君官南海陽祿且盡此時  
當復諧佳偶知君所作玉樓春詞破前人之誤甚  
以爲感非君憶舊游亦無因知我家如此其熟也  
言畢愴別而去旣覺乃亟作文紀其事特未悟南  
海之說但云豈非他日或以言事貶竄至彼邪爾  
後每文外入常聞室內笑語聲久而病瘳家人疑  
其有示視使罷歸明年又以事來吳公已去後帥



龔實之留攝酒官俄以家難去服闋調袁州分宜  
主簿頃次家居縣之士子昔從爲學聞其歸鄉相  
率來謁因話邑中風土偶及主簿解前有南海王  
廟朱恍然自失明日抱疾遂不起元未嘗得至官  
凡兩攝職於豫章所謂多得祿者如是而已蓋初  
治像及撰詞時方寸墜妄境故自絕其命神女之  
夢契殆必黠鬼託以爲姦者歟樂平人楊振者爲  
臨江司戶說其事甚詳

紹興三十一年湖州漁人吳一因捕魚繫舟新城柵

界民舍外夜過半聞岸上人相語曰我曹寓是家  
已久當爲去計移入此舟如何或應曰此乃漁艇  
爾又他處人何可登也明日東南上當有船來其  
中有兩朱紅合及赤泥酒數罇者是可隨以往渠  
乃病人家親戚來相問訊又其家頗富足稱我所  
須皆曰然言終而寂吳生恠之天欲明起訪其事  
乃此民舍正病疫所謀者鬼也遂徑往東南數里  
外艤泊將驗之果遇小舟來望其中物色同鬼言  
急呼止告以夜所聞大駭曰乃吾壻家今正欲往



視其病非君相救一家且入鬼錄矣盡以所携酒

炙為贈致謝而反

此事景  
裴弟說

程昌禹平國紹興五年自鼎州罷歸來鄱陽寓居紫極宮家人處于堂上獨治北邊一室暑夕多寢其間一夕見二婦人戴特髻從竹林中入室內稍進至床前程嘗領兵有膽氣知為鬼畧無怖心呼問之曰汝為誰家人安得深夜到此皆笑不對程曰既在此無事能為我摩腰乎應曰諾趨而前程伸兩足聽所為久而熟睡及寤已曉無所見摩處皆

青黑焮痛累日而後復初

程之子  
禧說

季元衡

南壽

縉雲人既登科調台州教授將往建康

謁府尹家有侍妾忿主母不能容常懷絕命之意及是行季以情禱妻曰吾去後切勿加以楚虐萬一有不虞恐費經護必不可畜候歸日去之不難也妻曰但安心而行吾不為此事時方僑寓他處

不記  
其地

數日到建康已解擔聞耳畔啾啾人聲似其妾而不見形狀問之泣曰君纔出門即遭籬勢不復可生自經死矣季為之哀泣解謝欲回車念業



已至欲弗信又不忍姑遣僕兼程歸扣其事且爲家人作牒經邑仍畧疏葬埋之費自是繼夕哀泣及僕還云宅內固全無事某到時侍人目持飯飯我季曰然則妄鬼假託以惑我爾是晚復至季正色責之曰汝爲何等妖厲顧敢然不亟去吾將請集道流繩汝以法答曰實非此人緣君初行日疑心橫生故我得以乘間造僞今但從君丐佛經數卷薄奠楮錢而已

邢太尉

齊揚

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

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內王瓌太尉宅纔爲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爲妖厲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爲信盍擇謹厚二婢子偕行庶可證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輿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怖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廬之美始盡



室徙之徙之日物恠卽見家人閨幃間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譁褻無所間斷至蠱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招致爲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無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爲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爲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錢一百萬辦醮

筵鍊之夕置瓮架上晉以布悉召滯鬼集于中宋約邢親昇至前罄力不能舉但覺瓮內索索如蟹行聲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

此事趙彥

澤說

李泳子永平生常印尊勝陀羅尼幡焚施鬼道淳熙六年爲坑冶司幹官分局信州次年十二月被檄至弋陽邑宰招飲歸已侵夜卧驛堂睡未交曉見二婦人一冠一髻徘徊往來於室中知其爲異物



不及問少焉微寤則已逼床下李祝之曰若有所  
言可明告我不然托此夢可也展轉間復睡夢兩  
人來拜曰見公無所求只欲得常印尊勝幡耳李  
曰吾在役固未嘗携來公奈何曰候公歸信州見贈  
未晚扣其姓氏曰無田問當自知之明旦訪諸人  
其從行虞候能言云比年廣州盧彞通判之妾以  
產終此室今頂髻者且死矣其冠者不知何人李還  
舍爲印數十本焚與之

溫州教授官舍有小樓登覽鬼物所據常拋擊瓦礫歎  
息歌呼時時書小紙擲于外人不敢登紹興二十  
九年婺源李知口智仲爲教授將窮其恠乃設几  
案筆硯於樓中聯紙兩幅題其上曰汝爲何物或  
是伏尸遺魄未獲超脫既能書字當具平生告我  
我爲汝呼僧徒誦經薦拔無爲棲滯於此詒生人  
殃是日晚親扃其戶明日試諸生在學其姪不待  
歸遽啓之荅詞已盈紙云妾姓陳氏衢州西安人  
甲子年隨父來處州值大水漂蕩全家溺死流尸  
到溫州北門外魂魄無所係煢煢入城過此廳門



外爲土地邀留爲侍妾荏苒十五年比者城南洪秀才遣媒者來議婚土地許自便旦夕恐當出嫁不復願此室矣其言大畧如是字體纖弱真女子筆蹟也呼智仲爲樞密學中士人皆見之智仲怒姪之泄以誕妄謝衆而祕其事後一月始招僧誦金光明經以薦陳氏又別誦經具疏回向土地使早發遣之自是一樓帖然他日詢郡士云洪秀才者福州人游學于溫亦以其年溺死

智仲說郭彖睽車志亦載

此誤以陳氏爲石氏

宣和內省都督黃康國家蓄聲妓至多有一善琵琶者忽失所在訪之不獲其家門戶之禁如上臺香莫知其處經旬日冉冉從家廟中出黃問之曰爲翁翁婆婆喚去使彈琵琶市井間常食用耳自是此妓病瘡累月方復故

京師風俗每除夜必明燈於厨廁等處謂之照虛耗有趙再者令二小鬟主之一鬟利麻油澤髮遂易厠燈以桐膏夜分宅婢如廁見婦人長三尺許被髮絳裙自厠出攜小箱盛雜色新衣摺於壁角婢



驚呼而返告其同類皆往觀至則無所見獨易油  
之人大叫仆地衆扶歸救以湯劑移時方甦言先  
不合輒以桐膏易燈才至此爲鬼所擊云我爲人  
登溷不作聲致我生瘍痛甚正籍今夕油以塗之  
爾乃敢竊換方毆擊間家人輩來者多乃舍之

南恩州陽春縣卽古春州有異鬼棲於主簿廨能白  
晝形見飲食言笑如生人尤惡人言其狀言之卽  
肆擾主簿家極苦之且必拜食必祭奉事唯謹有  
斑直爲巡檢初到官簿招與飲語及竒事因詢此

怖未及對鬼已立於巡檢後簿色變起立巡檢覺  
有異引手捽之鬼不勝仆于地巡檢且捽且毆鬼  
顧簿哀鳴求救簿力爲請乃得脫其家畏其必遷  
怒終夕弗敢寐到晚寂然無聲啓戶見壁間大書  
曰爲巡檢麤人不足較且去自此遂絕

姑蘇余仁甫隨其父爲宣城通判嘗獨行廳事恍惚  
間見輿馬哄擁一金紫人入門仁甫將退避一吏  
已持狀展於前曰五道將軍叅謁交代仁甫無以  
爲計亟呼左右此吏白云尚在數十年後無用懼



也倏然而沒

平江盤門外有僧菴僧行數人共處淳熙己酉八月  
夜聞擊戶聲甚亟啓關視之則一女子也携銀裹  
粧壘及數百錢云家在數里外歸省父母值風雨  
不可前願容託宿不然恐有意外非命之禍佛法  
慈悲幸垂哀愍僧不得已納之方爲掃一室須臾  
女含笑暱近必欲促僧共榻且恐以危言曰若不  
我留當死於此僧固又黽勉從之迨曉取錢付僧倩  
買絹數尺及脂粉之屬懷之而去約某夕復來後

一城居祝秀才以女墓在菴側縱步訪僧見粧壘  
在其室疑是柩中物遣僕呼其子驗之果然叩所  
從得不肯言乃訴于吳縣縣逮治僧行始道前事  
祝氏父兄未之信啓冢發棺見女尸側卧如生手  
持所買絹脂粉在傍冢外無損陷只一竅僅可容  
小兒拳耳不勝駭歎以衣覆其上禱曰汝若復能  
仰卧則當再治葬少時揭衣已仰卧矣慮終爲家  
耻竟舉而焚之

錢聞禮子立乾道中爲建康溧陽王簿官舍內時有



所覩婢妾擾擾不寧訊於占筮云有伏尸在堂之側用其言掘地尺許果得髑髏并碎骨冥諸匣候夜將付漏澤園是日黃昏竺園僧見一皂衣婦人自外入疑其盜也遣童行燭火尋訪有少頃簿廳人持骨匣至始悟適所見蓋此鬼云

乾道丁亥歲沈唯之自湖州携家觀郊禮于都下寓居薦橋門內一空宅樓上有婢迎壽夢爲鬼所魘遂欲自投死地次夕沈之子見壁間髣髴如畫像意其神物也俄馬步兵甲滿前旗幟其變一甲士

出隊立若有稟告然沈曾遇至人得天樞法卽焚香洞視衆皆聲喏曰本院關集到神將有事取覆叩之則治迎壽之祟何在須臾一火塊自樓下而復上於火光中提披髮婦人白衫紅領繫索繞項白云付乞浣衣去沈從之使呼土地旣至著帽穿袍鞠躬悚懼杖之十遣去沈默禱曰歸日欲奏功天曹不知主名爲誰使一鐵騎自衆躍出展旗旗上書天樞院尉遲猛將字沈慰勞使歸本部次第旅揖整隊而退他日尋其鄰媪云頃一西川官人



身圖錄 卷四  
携婢在此縊於樓梯第二層十一年矣以故久無  
人居蓋作祟者乃是物也

臨安種園人滌菜於白龜池聞水中人語言相應答  
其一云明日沙河塘開綵帛鋪王家一掌事當死  
於此可以爲我代其一云汝去期不遠奈何園人  
識掌事者急走報其人感謝誓終日不出門逮旦  
且晡天府駛卒來須鋪家供縑帛不得已而往過  
清湖橋駛卒引從龜池路去力爭不聽兩傍居者  
但見此人獨行踽踽自爲紛挐辨鬪之狀亦有識  
之者掖之以歸已曹騰不能語口中皆青泥灌以  
蘇合香丸久之乃醒所謂駛卒蓋鬼也又明日園  
人復往滌菜溺死焉

朱宋卿知無爲軍忽得匿名書云欲取郡將之首朱  
大恐每夜集壯兵環宿臥室擊鼓傳漏至達旦一  
日天明失其所在舉城惶惶相與窮索得於後園  
醪醖架下昏昏如醉不能言其所以至也後數年  
卒於海陵

華亭衛寬夫喪其妻未踰年再娶劉氏女故妻屢附



異聞錄 卷四  
童妾出言怨詈室中常有恠或聞彈指歎息聲家人白晝見其坐堂上就之則亡一櫃貯錢帛扁鑄甚固忽蛙聲群聞于內移時不已遽開視空無一物唯擲出千錢自地卓立如爲人扶挈久之乃仆劉氏生子踰時得疾巫者言故妻作祟祈謝之萬方不少愈寬夫怒取影堂木主斧碎之每刃一加兒輒大叫凡三砍三叫兒死恠亦息

餘于縣洪崖鄉民曉飲酒大醉傍無他人獨倒卧于道旁水車屋下至五更初稍醒渴甚欲起尋水飲忽有數十人相率來前初無所爭直奮拳縱擊民心知其鬼物而已不能敵自度必死俄聞近村洪塘院曉鐘聲群衆悉合掌稍稍引去始得免旦歸與人言猶奄奄病悴者累日方愈

致和中鎮江府丹徒縣李主簿被轉運檄往湖州方田府差二吏曰徐璋曰蔡禔與偕行既至境館於近郊觀音院僧房其傍一小室扁鑄甚固二吏竊窺之見壁間挂美女子像前設香火知爲殯宮私自謂曰我輩在旅淒單若得如此來伴一笑何幸



哉徐以扣僧僧云郡人張文林今爲明州象山令其長婦死攢殯彼室淺土中而委吾歲時供事此其畫像也是夕璋旣寢禪寐未熟見女子褰帟入笑曰汝旦晝有意羨我故來相就將與汝周旋切勿語人及無以爲恠而生疑懼禪欣然滿望留之狎昵自是與璋異榻每夕必至踰月矣二吏以裝齋垂竭啟主簿求暫歸主簿曰璋善筆札吾不可闕禪獨歸足矣至夜女子來問欲歸之故禪告之女子曰我有金釵遺汝持貨足以少濟願罷西去之役卽拔頭上釵授禪明日鬻於肆得錢萬六千而給謂璋曰適入城偶逢鄉人以此借我今當共用之母庸歸也璋默念我與彼同里巷豈有鄉人至而不識之理且聞禪夜夜若與人私語恐異時敗將爲已累乃著意伺之一日天欲曉正值女子從禪榻而下急掩之仆於地宛若初死者衣冠儼然咸驚怖不知所爲以實告主僧屬守視而拘二吏於官付獄究鞠復移文象山張令遣老嫗詣寺發瘞則已空矣遂得免未幾還丹徒竟以憂駭得疾



稔璋並俎

紹興十年兩淮兵革甫定避地南渡者稍復還鄉山陽二士子歸理故業道經維揚舍于北門外日已暮矣主人慰諭綢繆云吾主張此邸唯恐客之不乂然於二君之前不敢不以誠白是間殊不潔淨又有盜不可宿也距此十里呂氏莊寬雅幽肅且有禦寇之備願往投之當以僕馬相送士子見其忠告且素熟呂莊領之而去主人殷勤惜別仍屬回塗見過遣兩健僕控馬其行甚穩夜未半抵莊莊幹出迎云此地多鬼物何為夜行士子具道所以方解鞍僕馬屹立不動亟躍下取火視之但見大枯竹兩竿木橙兩條而已即碎而焚之後亦無他歷數月再到其處北門寂然無所謂主人也鄒直清居饒州上巷其妹赴姻戚家集中夕歸兩轎僕留宿于外其一鄭四者見人來招與出游却之曰適方荷轎還甚倦且夜已過半更游何處耶客強之不可怒罵而去鄒猶未寢訝其紛紛就視無所覩須臾聞籬上踰越喧譟聲疑必其僕被水浸



溺急挽救之既蘇言一壯鬼呼我出怒不肯行力牽去手鱗皴如麤松樹皮不可執觸直到井旁持我兩脚擲下自非救者至定不免鄒氏爲之通夕不寐明夜復聞十餘人繞屋叫呼一人拊膺哭曰又壞我十二年矣苦哉苦哉鄭僕亦亡他

黃彪父知袁州日因會客夜散虞候當下直者三更後方還家一候沿塗獨與人說嘖嘖不止且有喜色同侶問其故不肯答過百步始言有女子從宅堂出相遇云是知府侍妾爲衆不容欲遜久矣適今夕主人醉眠群婢亦睡故得脫身來汝幸挾我去卽以金釵釧各一隻與我并出饅頭數枚曰此席上所餘者也繼訪吾家所在求行計今當道遂取釵釧示之皆竹片耳所謂饅頭乃薜荔子俗稱爲木饅頭者其人雖悟竟不能自免踰月而殂郡兵共物色其恠蓋兩政前郡守妾生子主母疾之不堪其虐抱兒赴水歿茲其鬼云

蔡亨謙將仕臨川人本居村落間因取黃彪父女徙至城下買軍營前空地建宅畫室往焉其後小圃



故有芭蕉一叢莖葉深密往往儲物恠或聞歌唱笑語之聲一妾經其傍遇婦人出與言容色頗秀久之乃別亦不疑爲妖厲也少子才數歲白晝戲叢畔婦人從中奔而出卽捽髻困苦之子叫呼達於外蔡急持杖赴救將近始脫手伸舌如五尺紅綃直至地然後不見蔡父子皆驚仆俄家人畢集灌以水移時方蘇立命僕空其林自是無復影響徐訪其事蓋前居者曾縊殺侍兒坎穴埋骨而種蕉蔽之云且十年矣

呂文靖公宅在京師榆林巷群從數十遇時節朔望則昧旦共集於一處以須尊者之出文穆公之孫公雅年十八歲時當元日謹禮以卑幼故起太早命小妾持籠燈行前髮髻見數人立暗中竒形異服頗類世間瘟神相與語云待制來稍稍斂身向壁妾驚仆而燈不滅呂徐掖起之自携籠行諸鬼慌窘悉趨壁而沒是歲一家皆染時疾唯呂獨無他後終徽猷閣待制鬼蓋先知之矣

其曾孫必中說

呂叔炤淳熙甲辰歲爲寧國府太平縣宰盡室處正



堂東房長子必中仲子會中以年長處西房共榻  
夏夜寢熟聞榻床下如人語音會中問爲誰應曰  
諾其聲絕低方引手探溺器其人爲捧以之授之  
長才三尺許醒夢間謂是小婢也溺竟必中繼之  
將復付于外亦接取置元處忽不見時兩乳媪卧  
後閣呼問之皆無所知覺始悟爲恠會中遂感疾  
數月乃愈

會中說

安仁縣廳老院子黃輔紹熙癸丑年八十矣瞽一目  
每爲說三十年前祇役於丞廳主茶酒丞翁從政  
會客席罷已夜半餘二升留以犒執事者輔不分  
與衆而獨飲之遂醉猶持燭收屏器皿俄有三婦  
人自內出一頂冠如官員家女其二則姨媪也輔  
白之曰夜過三更本官歸宅了小娘子豈得到此  
必爲人累三婦怒把鐵燭臺見逐急走避至壁下  
時意間昏憤但覺頭面猛有痛處乃放聲叫呼宿  
直者奔入無所覩右目遂出墜地流血如傾幸不  
歿耳蓋前政縣丞郎君取段知縣女未幾女與乳  
媪及媵婢相繼亡故出此恠



乾道戊子歲房州司理汪尹師有男年將弱冠習舉子業宿於外舍講學勤苦常至夜半乃寐忽得疾飲食盡廢不復觀書而如痛不肯言經月而死久之其乳母亦暴亡三日復甦云前政交代之室女死於此吾兒蓋與之相遇今遂爲夫婦樂勝人間欲取我往如平生時看視我責之曰郎君幽婚情同魚水二人念父母追悼乎我若復留誰與供過兒感泣無言言女得歸予宗仁光基時爲房陵尉親見此事

臨安倡女儀二十二名珏賦性兇橫御其下尤酷嘗怒小鬟失指鞭之百又燒鐵灼之至此爲鄰人所告倡家無畜婢法珏行賂獄吏置辭云車駕日月過德壽宮鬟熾炭不謹故約飭之因其抗對加箠捷偶火著在側取而沃其面誤中要害致然遂以情理奏讞減死杖脊編隸鄱陽中塗竄歸復授杖錮遣旣至鄱使預樂部顏狀絕麗踈頗慧悟能立成詩詞予嘗於席間與紙筆卽賦詞大畧羨吾兄弟有鄱江英氣鍾三秀之語鹽商太游其家以錢



買關節爲脫籍爲寘于舟中以爲妻悍心不悛太  
先有妾珏日夜捶罵竟殺之投尸於江是夕卽有  
物騰踴船舷往來枕席間點燭視之無所覩珏宛  
轉不得寐告其良曰境象甚惡眼見極非人趣將  
必不免我再入牢獄訊掠慘苦今豈復可堪太恐  
其自戕以好言寬釋明日防察備至偶登蓬直欲  
取水珏大叫求哀若有良其頭者徑赴水篙工下  
救之則已死仍與先妻相抱持珏自言于官檢尸  
不爲自捐費數百千

宣和七年春相州士人來京師調官歸出封丘門見  
婦人着紅背子戴紫髻首行於馬前相去十餘步  
無僕從隨後甚異之策馬追逐婦人行跡不加遠  
終不可及到陳橋鎮忽小立回顧曰汝何爲見躡  
切無起妄想且得大禍吾乃太社之神奉上帝命  
部押汴都諸神五百輩赴東嶽收管不爲汝得見  
之俄風吹羃墮士人喜而就視乃大面如盤無口  
與鼻但縱橫數十眼光閃罔然其人絕叫墮地移  
時始甦密與識者言疑神祇捨去非國之禍明年



果受兵城遂陷此事聞之於徐端立呂察問云其  
叔曾祖文靖公未達時嘗夜步月下逢婦人以紅  
纍首立於側公了不顧婦人言官人覩我一覩亦  
不荅至於再三漫揭其纍則滿面皆眼也叱之曰  
恁觜顛却要人看婦無語而立不動少頃公復過  
前乃謝曰官人真有宰相器量遂沒不見蓋亦此  
類出而試人云

饒州薦福寺東南背臨湖唯西北後山多家墓丘亭  
敗垣衰岌相望自人家祭享罷獨僧僕迤連者往

來此外無有經行者曾士雍友文與同侶三人以  
秋暮買酒於永平監岳家皆醺醉懼其飲私醞之  
故爲務邏所窘乃由酒舍後戶還正從彼處月色  
薄晚陰雲四垂松風淒清境物可怖見一白衣男  
子坐道上草間而面內向呼之不荅又語之曰鄉  
親俗相呼之稱這裏不靜潔相將昏黃難以在此亦弗  
應但訝衣裏縮蓄形橫漸低忽沒不見諸人趣入  
熊氏墳屋據檻分卧終夕聞啼哭歌笑聲且云好  
一項相當經紀無奈他生氣大盛何至或跨之而



過者酒醒已鷄唱方覺心悸亟入城

說支文

